

龚仲麟“池上草堂”印,二十年前赐刻予我。今日重见所刊印蜕,已知隔世。

记得那年那日午后,龚、潘与我,在我家小书房,煮茶谈诗。春色正浓,东南两边大窗,可见远近绿荫。潘亦举是温州籍,龚与我都曾在潘鹿城雪山宅小住,自然谈及大谢,和他的千古名句“池塘生春草”。潘提议我这个写诗人的小书房,可名为“池上草堂”。由是,潘出上好青田石,龚以圆朱文法篆之。那石椭圆,适合作引首章。龚说他花了一天的精力,才完工。顷见印谱中龚家所示之印蜕,感叹老友故去,不胜唏嘘。

龚心智才情过人,鲁迅所谓罗贯中“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”,我以为多智者确实近妖。陈巨来算一个,龚也算一个。龚曾与苏渊雷合作《无双谱》,历数史上大贤,苏赋诗,龚白描造像。我见过,脱口呼绝。龚有一扇,一面是程十发画,一面是龚自作词。记得是首“金缕曲”。词作平淡或许有病,然作古风看,奇恣狂傲,实非常人所能到。龚收得沙孟海十七、八岁时

笔者喜欢涂涂写写,有时性之所至,就那么“妹儿”一下,将“拙文”发到编辑邮箱。编辑大人宽厚,让我在报上露个老脸。过上一段时间,门口保安让我签字收汇款单,那是稿费单来了。保安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:“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了。”有稿费,心里自然是喜滋滋的。带上身份证赶紧到邮局,“现金为王”,落袋为安。不巧的是,邮局柜台办理业务的人很多,那天,好容易轮到我了,谁知道前面是个大户,存现金几十万,半小时还没完。花个把小时取一笔稿费似乎有点不值,后来干脆合并同类项,几笔并在一起,跑几次改为跑一次。取稿费,有时是快乐的烦恼!

去年9月,有人发信息给我,说是取稿费不用去邮局了,手机上可以直接搞定,甚喜。按照信息要求,到邮局办理了邮储银行存折,并在柜台开通转账业务。然后坐在边上,下载App,开始了第一单的尝试,谁知道说是“操作机构不合法”,这钱

夏日的平房

安宁

夏天,我最喜欢爬到平房上去,那里是我的乐园。

通往平房的“路”,当然不是先进的水泥台阶,而是父亲自己做的竹梯。我人小胆大,不等父母爬上晾晒粮食,便猴子一样嗖嗖爬到了房顶。粮食不好搬运,父亲便在上面用一个绳子一袋一袋地拽上去。我当然负责解开口袋,将玉米粒、麦子或者地瓜干,全部都倒在平房上,并将其薄薄地摊开。平房中间有个水泥台子,隔开左右两边。我干完了活,等着大人下去了,便将麻袋摆好了,铺在水泥台子上,躺下来看书,或者听旁边香椿芽树上,两只喜鹊的对话。香椿芽树长得枝繁叶茂,这让晾台的一角特别清凉,而且因为下雨,还长了很多的青苔。一株枣树早早地就将枝干伸过来了,并用小小的白色花朵诱惑着我,让我躺在水泥台上,忍不住畅想秋天枣子变红的时候,我会怎样拿了钩子,将高高低低的红枣,给一个一个地钩下来。

我还畅想隔壁胖婶家院子里的核桃树,那树已经很多年了,年年都结下丰硕的果实。而且总有那么一个枝子,是伸到我们家平房上来的。胖婶为此绞尽脑汁,想要用诸如绳子捆绑的方式,甚至砍掉枝干的方式,将核桃全部归拢到自家院子里来。偏偏那核桃不听指挥,总爱干“红杏出墙”的事,或者它就是跟我看对了眼,所以要千方百计地越过胖婶的监视,非要每年给我几个核桃尝尝不可。我因此特别偏爱那株核桃树,并在它的身上刻了我的名字,看看明年那名字会长多大。我还提前就侦查好了,属于我的那株枝干上,会结多少个核桃。我跟每一个核桃都亲密犹如知己,我知道它们身上细密的纹路,熟悉它们叶

进入工厂之前,我在国营农场副业连干过三年合同工,几十人专门种青饲料,一年出栏近百头猪,为丰富城乡百姓菜篮子努力了一把。有一年临近中秋,大多数知青回城过节,连队里只剩下像我一样没有正式编制的合同工,中午食堂打饭,留守食堂的女知青用勺子给我们打菜比平常多。节过完了,我碰到连长说起那几顿饱餐之事。连长说,小汪是食堂班长,一名年轻党员,是她提议给过节加班的场工加菜,以表示慰问和感谢。

当时我20来岁,在生活中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共产党这个字眼,汪班长默默地关注着我们这批合同制场工。

1985年始,我招工去了一家生产电工线材的工厂,至1996年我从事不同行业、不同经济体制的工作,也是我内心走过的人生

池上草堂

陈鹏举

手迹。特地去杭州呈沙一阅。沙见了惊喜,欲以晚年书作交换。龚不允。手握海内奇品,舍不得矣。

龚住四行仓库附近。曾过龚宅多次。书房除了字画金石,多置有瓷器,仿的多。我谓龚不识瓷。谁知他取出个宣德碗示我。这碗早有定论,与台湾故宫所藏,为并世两件。这碗并非龚家祖传,是龚在沪上地摊,花14元人民币所购。龚看瓷的眼力,上下落差大,神奇。某日,我在东台路市场与店家闲聊。适逢龚路过,彼此打个招呼。不料店家大骇,很诧异地问我:“这人也交往?”看我听了也很诧异,接着说,龚是妖人,都怕他。我曾与龚玩笑说:“公天纵奇才,巨测如此。”

这妖人,与业师陈巨来落难时,情义

稿费那些事

郑自华

是稿费,光明正大,何来“不合法”?于是向柜员讨教,他们捣鼓了半天,也是如此。找来行长小许,小许对我说,是我们邮储银行第一个咨询这个业务的客户,想到自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,有点激动。小许一番操作,也是不行。看看后面一长溜的队伍,约好第二天再来。

第二天也是如此,小许不停打电话请示汇报,电话那头的人也觉得有点奇怪。没有成功,有点沮丧,有点无奈。由于稿费单时有,前不久取稿费,碰到小许,又研究了起来,于是来了个脑筋急转弯,换了一张卡,结果成功了,汇款单的钱顺利转到银行卡里了。后来分析原因,原来第一张只有存折没有硬卡,所以不成功。

子上芳香的味道。我还会摘下几片叶子,夹在书本里。于是等某一天翻开书本的时候,便会有好闻的香气,将整本书似乎都给浸润了。

我躺在平房上,仰头看着一架飞机从高高的天空上滑过。一群鸟儿排队飞过树梢,又在青瓦上抛下一行白色的粪便。那粪便热烘烘的,犹如此刻二蛋家的庭院。那里,夫妻俩正酣淋漓地吵一场有始无终的架。我无需歪头,就能用余光看到二蛋家的墙头上,骑满了小孩子。他们像看一场戏一样斗志昂扬,内心充满了希望那朝更高层次发展的渴望。而女人们呢,则在嘴上奋力地阻止着好戏的上演,试图拿言语的灭火器将大火扑灭,却一心一意地期待高潮一拨又一拨地涌起。我听着喧哗声浪一股股传来,有些累了,闭上眼睛,在二蛋家的吵闹声中慢慢睡了过去。

我醒来的时候,二蛋家的好戏已经落下帷幕。我继续躺在平房上,听各家各户的声音,从四面八方传来。这里面最清晰的,当然是自家院子里的动静。母亲跟父亲也接着二蛋家的戏,打了起来。我不想下平房自寻死路,但也不想待在上面。因为同学王小新的火眼金睛,将一切都窥到了眼底,过不了片刻,我想她就会下平房告诉她的爸妈,而后再用半个小时,传遍整个村子,并遭来一群苍蝇一样的多嘴女人们,

轨迹,那段日子我从一名基层普通工人跻身党员队伍,是我此生最难忘的经历。

电工线材厂是集体企业,我工作至上世纪80年代末,那时市场经济在沿海较发达地区逐渐萌动,人员流动频繁起来。我被调动到一家大型造纸厂,但产品单一,技术力量薄弱,销售渠道局限,市场占有率不高,工资相当低。而那时我的一名昔日工友辞职干了个体户,依靠临港码头贩卖沙石,成了万元户。

转眼到了90年代初,一拨打工潮兴起。我从造纸厂停薪留职,仗着自己年轻,想去南方开放城市工作。处在广东珠江三角洲

甚笃。每次忆到伤心处,必怆然涕下。巨大量印稿,龚收存仔细。非亲眼所见,不知人间能有如此委婉真力,如此真意、真心气,和真情义。

我与龚熟,自然忘年,不分长幼,然我真真心敬佩龚。仅说一事就足够我敬佩。龚惜纸,香烟盒纸也不扔掉。藏在口袋里,到时铺开记事用。我实是农家子,自小惜米粒。掉在桌上的米粒,定然捡起食之。我以为惜米粒无关贫富,只关贵贱。我尤以为惜纸,无关贫富,尤关贵贱。不惜纸,定然不是大文人。龚去世多年,或许大名不传。然龚之精彩处,必已融入人类之不朽,文人之不朽。真所谓大匠无名。计较一己之名,小哉,小哉。

行文至此,瞥见云间新宅外有一池塘,足证与龚缘分未尽。

林风眠当年去港定居,长物散出。龚得一宋元粉青大盘,不知今还在否?当年潘,我,龚三人均爱之,一笑。

辛丑二月二十,见“池上草堂”印蜕,感而记之,目力不济,草草。

想到以后不用去邮局就可以取稿费,而且,汇款单还可以保留下来以作纪念,就有点兴奋。

事情还没完。

前几日,我所在的文学群有人发了截图,说是稿费可以退税,有图有真相,这引起了极大的兴趣。虽然我的稿费不多,但确实有过扣缴税款的记录。去年8月的一天,一下子收到某报社寄来的5张稿费单,合计1307.40元,查找稿费单留言,是当年4-5月的。我做过会计,知道稿费的零头是报社扣缴了相应的税款后的所得。这就说明我是缴过税的,既然可以清算,不妨一试。于是下载了“个人所得税”App,填写相关信息,不用填报2020年的纳税数据,不用计算,系统出现了“退税金额158.20元”字样,这实在太让人惊喜了。不用去税务局,在手机上操作,就可以退税,真没有想到。不在乎退多少钱,而在于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数字化的便利。

这让人喜欢的稿费哎!



沙漠驼铃踏征程

金南健 撰

風亭華

彭仁欣 书

以劝架的名义,把我们家那点私事全部挖掘出来。我第一次觉得平房是一个毫无秘密的所在,它再也不是一个自由的天地,和无约无束的乐园。我在毫无遮挡的平房上窥视别人家秘密的时候,别人也正跟我一样,窥视着我们庭院里的喜怒哀乐。

我有些讨厌王小新,尽管院子里一片狼藉,父母打闹累了,丢了武器,各自回屋睡觉去了,可没了梯子的我,却不知如何逃下平房,躲开王小新幸灾乐祸的目光。我平躺下来,让自己缩成一团,仔细窥探着周围的一切。

就在这时,我发现了庭院里那棵靠近平房的正好可以搂抱的梧桐树。我小心翼翼地抓住梧桐树的一个枝干,而后迅速地用四肢抱住。就在我猴子一样想要顺着梧桐树滑下庭院的时候,无意中一抬头,看到前院的王小新,正捂着嘴咯咯笑着朝我看过。

就在那一刻,我对整个村子的平房,都生出了哀怨。

布谷啼鸣 庭院小睡

王太生

布谷鸟在天空啼鸣,缥缈而清晰,一阵远了,一阵近了,它在麦田上空,城池的上空,绕了一圈,又飞回来。

夏天是农忙季节,身体困顿,也很劳累,中午吃完饭,往往眯一会儿,解解乏,这样的午休,称为小睡。

小睡,是可以用悠扬旷远的布谷啼鸣做背景音乐的。那时候,老城里虽然看不见麦子,但闻得城外麦子成熟的清香,一波一波,涌入城内,在窄窄的街道和深巷飘荡。寂静的午后,总有一只大鸟,在城池的上空“播谷,播谷”地飞过,粉墙黛瓦,绿树蓊蓊,风吹枝叶,老宅寂寂。

午后的庭院真静,清风轻叩铜绿门环,木门是虚掩的,有人进入,蹑手蹑脚。还是好多年前,一个少年,午后不睡,他精力正旺,去邻家找小伙伴玩,小伙伴住在外婆的老院里,少年推开木门,穿过门堂,看到一个人,睡在老藤椅上。

小睡是一种人生状态,比起酣睡,适度、适可,浅尝辄止,有节制,解一阵午乏,头脑清醒。

小睡的人,刚开始会听到巷子里,一个小贩的叫卖声:“卖栀子、白兰花耶。”这个午后,卖花人想趁着空闲要把一篮子的幽香推销出去。让人联想起临安城里,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。在江南,卖花的少女,是在空气如薄荷般清甜的早晨,踩着唐诗宋词,一段平平仄仄,仄仄平平的雅韵。

迷迷糊糊中,一只蜜蜂在纱窗上嗡嗡作响,就神思恍惚地想起童年,受风寒,腮腺发炎红肿,外婆带着,去找一老尼,念咒,画符。那个夏日的午后,孩子坐在慈祥老尼蒲团竹椅的小凳子上,老尼口中喃喃,用一支毛笔,沾墨,涂抹患处,孩子打盹,听到了几只蜜蜂,在墙角芝麻花上吟鸣。

小睡,是半天行程的中途加油。一辆车,上午跑了半天,把那些琐事暂搁置一边,也该伸直腿脚睡一会儿了。

王安石诗云:“细书妨老眼,长簟倦昏眠。依草且一息,抛书还少年。”有过这样的体会,午后躺着看书,眼皮渐渐发涩,眼睛也睁不开,还不如把书抛到一边,暂且小睡一会儿,醒来还是一个精气神十足的翩翩少年。

半睡半醒,气定神闲,有容乃大。我常把目光投向路边那几个老者,在闹市的大树下,坐小马扎倚树身,沉沉睡去,诸事与他无关,拿得起,放得下。或者,摆出一

副天下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的态度,且容我先小睡一会儿。

小睡,其实也是洞察市井,大智若愚的人装睡。张岱《夜航船》序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:昔日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。士子高谈阔论,僧畏惧,蜷缩着小睡。僧人听其语有破绽,乃曰:“请问相公,滄台灭明是一个人、两个人?”士子曰:“是两个人。”僧曰:“这等尧舜是一个、两个人?”士子曰:“自然是一个人!”僧乃笑曰:“这等说来,且待小僧伸伸脚。”

小睡有小妙趣,一箸食,一瓢饮,一小睡,人生乐趣莫不过如此。所以,朱自清说:“酣眠固不可少,小睡也别有风味。”

露天而眠是小睡。看到那些在小区花园锄草的人,中午吃过简单的饭后,就地躺下憩息了。或者,是那些在车站候车的人,或躺或卧,睡在长椅上,他们睡着了,进入梦乡。此时,心是安静的,静若止水,随遇而安。

难忘梵高油画《午睡》,那浓稠的金黄,沉沉的倦怠,风吹不去。一对农夫妇在成熟的麦田,劳作了一上午,午饭后勤在麦垛边休息。梵高的油彩,将乡间盛夏热情,午后的宁静和生命的张弛,充分表达出来,画布除了一小块蓝色天空外,其他部分全部被金黄的麦田、麦垛所覆盖。男人旁边放着脱下来的鞋子和两把镰刀,用草帽遮住脸,头枕双手,似乎并没有睡着;而他边上的妻子,似乎好累好累,依偎在丈夫的胸前,沉沉睡着了——在金黄的麦田小睡,他们的梦中,或许会有麦子摇曳的影子和干爽的草香。

一个人的小睡,是否需要纯粹背景音乐?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。

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喜欢小睡时听室内乐,或者巴洛克音乐,“演奏家们在尽心尽力地演奏,我却拿来当午睡的背景音乐。”村上春树说,假如人间没了午睡这种东西,我的人生和作品说不定会显得比现在黯淡,更难亲近。他甚至觉得,年轻时越是四处碰壁,被社会打击得遍体鳞伤,等到上了年纪,就越快活自在。假如遇上烦心事,就盖好被子呼呼大睡。

每年夏天,城外微黄的麦子在微微呼吸,那只催促播种的鸟就来了,从城池上空划过,午后的阳光,明晃晃的,移游过老城那片鱼鳞细瓦。一个中年人,把童年丢了。他的乡愁,是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布谷啼鸣,庭院小睡的午后。

如果单提

黄逸梵这个名字,恐怕知道的人并不多。但若说她是张爱

玲的母亲,想必有不少人,尤其是“歌迷”们会想起这位思想前卫、特立独行、美丽而富有才情的女子。母亲,在张爱玲的情感世界里是疏离的,但在她的笔下却总是那么欲说还休,怅惋与哀怨交织在一起,化也化不开。

张爱玲成名后,给了母亲两根金条。她要还母亲的养育费,还掉这份恩情。母亲泪流满面,哀戚至极:“就算我让你不好过,你也不必对我这样!”此后,母女再也没见过面。1957年,母亲病重,写信请她来见最后一面,张爱玲没来,只是随信寄了100美元。读这样的文字是心痛的,有读者称张爱玲和母亲:两个凉薄的人。

黄逸梵确实“凉”,她常年在海外,偶尔回来,不曾给过一双儿女温润细腻的爱,但她对女儿张爱玲却不薄。张爱玲在《私语》中写道“领我弟弟的女佣唤作‘张干’,裹着小脚,伶俐要强,处处占先。领我的‘何干’,因为带的是个女孩,自觉心虚,凡事都让着她”。可见张家也是一个俗套的重男轻女之家庭。后来张爱玲遭到父亲毒打,从家里逃了出来。她说“我逃到母亲家,那年夏天弟弟也跟来了,带了一只报纸包着的篮球鞋,说他回去了。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

的抚养费,因此无法收留他”。显然,黄逸梵自己的经济状况也是拮据的,但她却把有限的资源给了女儿,让女儿读书受教育。因为她知道,儿子回到他父亲家里多少还可以受到重视,再不济也能分到些家产,女孩就没有这些幸运了。如此客观而又理智的选择,放到现在,或许大家还能想得明白,但在民国时代就非同寻常了,也只有像黄逸梵这样思想新潮的知识女性才会有这般独树之举。且不说东方国家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,即便是西方社会,在家庭资源的分配上大抵亦是倾向男孩的。如英国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,她们都留下了经典文学作品,尤以夏洛蒂写下了不朽名著《简·爱》。而她们的弟弟,被父亲寄予厚望的唯一儿子,三姐妹为生计奔波而竭力栽培的弟弟,最终却一事无成。

时至今日,女性不但有了自我意识,并且也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,巾帼不让须眉的事例比比皆是,但在一些父母心目中,男孩女孩依然有着“璋瓦”之别。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中,一对小姐弟被同一块楼板压在两边,当救助人员告知,两人只能救一人时,妈妈最终还是选择救弟弟,尽管知道弟弟将要失去一条手臂。那一刹间,姐姐绝望的眼神令人难忘。

难以想象,彼时的黄逸梵要是选择全力打造儿子,张爱玲的命运又会怎样?或许就没有了她“出名要趁早啊”这样的“豪言”了。然而,黄逸梵毕竟与众不同,她的女性意识并非仅仅是自我,而且有意地影响女儿。张爱玲能够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一个传奇,除了天赋异禀,与母亲对女儿接受现代教育的坚持,对成就文采斐然的爱,绝对功不可没。

因而,还了恩的爱,张爱玲不能否认曾经的母爱,不得不说,黄逸梵给予张爱玲的爱是大格局的。只是,这样的爱若没有“细针密线”般的温情打底,母女间的一些龃龉、冲突等,终究难以化解消弭。张爱玲似乎断了了她和母亲的恩惠,然而,亲情是纠缠的。还债以后的张爱玲虽然不再见过母亲,但她的文字里随处可见母亲的影子,她留下的作品里留住了母亲。可以说是两个凉薄的人相互成就,写下了令人品咂回味的“传奇”故事。

时至今日,我是一名有25年党龄的党员,也早已在新的岗位上敬业工作,不忘初心,时刻牢记入党誓言。

不可否认的母爱

周珂银

她却把有限的资源给了女儿,让女儿读书受教育。因为她知道,儿子回到他父亲家里多少还可以受到重视,再不济也能分到些家产,女孩就没有这些幸运了。如此客观而又理智的选择,放到现在,或许大家还能想得明白,但在民国时代就非同寻常了,也只有像黄逸梵这样思想新潮的知识女性才会有这般独树之举。且不说东方国家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,即便是西方社会,在家庭资源的分配上大抵亦是倾向男孩的。如英国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,她们都留下了经典文学作品,尤以夏洛蒂写下了不朽名著《简·爱》。而她们的弟弟,被父亲寄予厚望的唯一儿子,三姐妹为生计奔波而竭力栽培的弟弟,最终却一事无成。

时至今日,女性不但有了自我意识,并且也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,巾帼不让须眉的事例比比皆是,但在一些父母心目中,男孩女孩依然有着“璋瓦”之别。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中,一对小姐弟被同一块楼板压在两边,当救助人员告知,两人只能救一人时,妈妈最终还是选择救弟弟,尽管知道弟弟将要失去一条手臂。那一刹间,姐姐绝望的眼神令人难忘。

难以想象,彼时的黄逸梵要是选择全力打造儿子,张爱玲的命运又会怎样?或许就没有了她“出名要趁早啊”这样的“豪言”了。然而,黄逸梵毕竟与众不同,她的女性意识并非仅仅是自我,而且有意地影响女儿。张爱玲能够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一个传奇,除了天赋异禀,与母亲对女儿接受现代教育的坚持,对成就文采斐然的爱,绝对功不可没。

因而,还了恩的爱,张爱玲不能否认曾经的母爱,不得不说,黄逸梵给予张爱玲的爱是大格局的。只是,这样的爱若没有“细针密线”般的温情打底,母女间的一些龃龉、冲突等,终究难以化解消弭。张爱玲似乎断了了她和母亲的恩惠,然而,亲情是纠缠的。还债以后的张爱玲虽然不再见过母亲,但她的文字里随处可见母亲的影子,她留下的作品里留住了母亲。可以说是两个凉薄的人相互成就,写下了令人品咂回味的“传奇”故事。

时至今日,我是一名有25年党龄的党员,也早已在新的岗位上敬业工作,不忘初心,时刻牢记入党誓言。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选登

人生轨迹

丁惠忠

的惠州,毗邻深圳,我在一家外资长毛绒玩具厂工作。工厂是香港人开办,也是第一次知道这里的投资人叫老板。我应聘任职经理,直至这位老板资金短缺,拖欠500多个员工工资,董事长发出指令,做员工思想工作,暂缓发放工资。当时外资企业少见党支部和工会组织,协调工作难度很大。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一族,盼一份到手工资寄回家乡接济生活,长期拖欠是要打工兄弟姐妹的命啊。结果一部分员工流失走了,但企业当时的党支部和工会组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后来我回到家乡造纸厂,四条单一瓦楞

纸产品流水线,新增加了两条新闻纸流水线,产能改善,产品适销,激发了800多个工人的生产积极性,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。我参与其中,看到了集体企业的力量,也想起了在农场工作期间那位知青女党员,意识到作为产业工人,没有一个核心党组织统领全局,三心二意绝对对干不好工作,坚定意志必定放在首位。

我的回归是一次自我洗礼,由此萌发了向党组织靠拢的决心和信念。1996年我成了入党积极分子,参加党的知识培训,并向厂党支部提交入党申请书。经过一年多的考察和培养,于1997年我的入党申请被党组织批准了,转为正式党员后,我被党组织选举成为党支部委员。

时至今日,我是一名有25年党龄的党员,也早已在新的岗位上敬业工作,不忘初心,时刻牢记入党誓言。